

大家族

〔法〕莫里斯·德吕翁著

刘志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urice Druon
LES GRANDES FAMILLES

本书根据 Brodard et Taupin 1969年版译出

大 家 族

〔法〕德吕翁 著

刘志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3 字数 266,000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198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9,000 册

书号: 10188·723 定价: 2.50 元



德 呂 翁

序 幕

在一个产科诊所的病房内，墙壁、木器和铁床架子都漆成经得起洗刷的、耀眼刺目的白色油漆。从床头墙上那一盏郁金香形毛玻璃灯罩的电灯里，射出同样洁白耀眼的光线，照亮了床单和产妇不断眨眼的苍白脸庞，也照亮了婴儿的摇篮和六位前来探望的客人。

“你讲的那一切动人的道理，甚至正在进行战争这一事实，都一点不能改变我的看法，”德·拉莫纳里侯爵说道。“离家到外面生孩子，这样的新风气，我绝对不赞成。”

他是产妇的伯父，七十四岁了，三分之二的头发已经脱落，只有后脑勺上依然残存着一圈象硬刷子一样竖立着的白发，恰似一只南美鸚鵡的肉冠。

“咱们的母亲们有这样装腔作势的吗？”他继续说道，“她们用不到那好几十个该死的外科医生和护士，还有所有那些臭气熏天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同样也能生下一些健壮的孩子！她们听其自然让孩子生下来，两天一过，就满面红光。可你们倒是替我瞧瞧她这脸色，简直象嚼过的干草！”

说完，他将手伸向产妇的枕头，请全家人作证。这时他忽然咳嗽起来，血流登时涌向他皱纹密布的虚胖脸颊，整个脸孔及脑壳一下子涨得通红。随后，他用力往手帕里吐了口痰，又擦净了他的胡子。

这时，产妇的母亲、著名诗人让·德·拉莫纳里的妻子坐在病床右边，耸了耸她厚实的肩膀。她早已年过半百，穿一身石榴红丝绒衣服，头戴一顶大帽子。听了她大伯的话，头也不回，便用专横的语气答道：

“可是，我亲爱的于尔班，当初如果你的夫人能及时被送进医院，她大概今天还活在你身边。大家对此议论很多呢！”

“不，不对，”于尔班·德·拉莫纳里侯爵反驳道。“你那时还太年轻，朱莉埃特。关于那件事你知道些什么呢？在医院也好，在产科诊所也好，不论把她送到哪里治疗，可怜的玛蒂尔德都是难免一死的。但是，能死在自己床上，不死在人人都能躺的床上，对她是莫大的宽慰。事实是，她髋部太窄，连套餐巾的小环都通得过，跟这种女人就没办法生儿育女，建立一个基督教家庭！”

“在孩子面前，你们觉得这样谈话合适吗？”坐在病床左边的舒德雷男爵夫人开口说道。她是个身材矮小、头发灰白、脸色却依然红润的女人。

产妇轻轻掉过头来，对她笑了一笑，轻声说：

“没有关系，婆婆，没有关系。”

舒德雷男爵夫人和儿媳一样，都是矮个子。

“我看你就很好，亲爱的雅克琳娜，”舒德雷男爵夫人接着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上一个孩子生了才一年半又生第二个，这毕竟是件了不起的事。这一切你都熬过来了，好极了！而且你这个小宝贝呀，真是漂亮得很！”

德·拉莫纳里侯爵轻声咕噜着，一面转过身子面向摇篮。摇篮周围已经守着三个男人，都穿着深色服装，领带上插着一个珍珠别针。他们中年纪最轻的是诺埃尔·舒德雷男爵，他是法兰西银行董事，新生婴儿的爷爷，也是那位头发灰白、脸色红润

的矮个子女人的丈夫。他身材魁伟，大腹便便，虎背熊腰，肥头大耳，眼皮厚重，全身都显出他胸有成竹和喜欢为金钱拚搏的气概。他的胡子又短又黑，修成尖形，很象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

这位年过花甲的大块头，对其父谢格弗里德·舒德雷非常敬重，后者是舒德雷银行的创办人，老爷子在巴黎素有“两次帝国的男爵”之称。他是一个瘦老头，脑袋上布满斑点，颊髯是乳白色的，大鼻子上青筋勃起，眼睛周围罩着一层湿漉漉的紫晕。他坐在房内最舒适的沙发里，双膝叉开，弯着脊背，不住地叫儿子把耳朵凑过去，对他说几句心腹话，语音略带奥地利口音。他自以为他说话声音很低，其实屋内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摇篮旁边的最后一位是让·德·拉莫纳里，他是个著名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是婴儿的外公。他比哥哥于尔班小两岁，兄弟俩长得很象，不过他比哥哥更精明些，脸色也更黄，更象个患肝炎的人。额头上还留着一长绺淡黄色的长发，勉强能盖住他的秃脑壳，拄着一根安的列斯群岛产的木手杖。

让·德·拉莫纳里端详着婴儿，没有加入家庭的争论。只见摇篮里那个暖烘烘的小家伙眯着眼睛，脸蛋儿皮肤皱缩，只有成人半个拳头那么大，裸露在襁褓外面。

“神秘的事，”让·德·拉莫纳里叹道，“最平凡的神秘的事，最费解的事，唯一对我们关系重大的事。”

他凄楚地摇摇头，让那一只由细丝带拴住的有色单片眼镜滑落下去，露出了略微斜视的左眼。

“若是在过去，”他继续说，“刚落地的新生儿我连望也不敢望，见了就老大不舒服。这个小瞎子，这个一无所知的小玩意儿……他细小的四肢的骨头都还是胶质的……不知道有什么神秘的先兆使细胞哪一天停止生长？为什么人人都要干瘪衰老……”

他的话听起来象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他们以后也会变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他叹口气添上一句。“人终归要死的，这事人人还没弄明白，一点不比这孩子知道得更多。”

“没有什么神秘，那是上帝的意志，如此而已，”于尔班·德·拉莫纳里说。“象咱们这样到了老年，人就跟老鹿一样，价值降低了……每年产的鹿茸也少了。”

诺埃尔·舒德雷这时伸出他巨大的食指，放在婴儿的小手里。

这时，伸出在冰凉的高硬领上面的四颗脑袋一齐俯向婴儿。他们虚胖的脸上皱纹纵横，眼睑光秃或呈紫红色，额头上雀斑点点，鼻孔宽阔粗糙；耳朵大得惊人，有的挂着几绺淡黄头发，有的头发零乱。他们从被雪茄熏了多年的沙哑的喉咙里，通过下垂的胡须和修补过的牙齿，同时朝摇篮内呼出一阵阵热气，仔细端详婴儿的细手指。小手指攥得很紧，攥着爷爷的食指不住地抽搐，小手的皮肤薄得同橘子瓣表层的薄膜差不多。

“真不简单，”诺埃尔·舒德雷说，“这么点儿小手已经有了力气！”

四个男人继续低头望着那个谜一样的小家伙。这个刚刚出世的混合物是他们的血、他们的雄心和他们很久以前谈情说爱的结晶品。

在四张面孔围成的穹顶下，婴儿被憋得满脸通红，开始轻声哼唧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若是他能好好利用，他是可以应有尽有，快活一辈子的。”诺埃尔·舒德雷男爵挺直身子说道。

这位巨人深知事物的价值，他此时正计算着他们有朝一日将把一切交到眼下已在摇篮里的婴儿手中：一家银行，一家制糖厂，一个规模宏大的报社，神圣帝国的一个称号，举世闻名的诗

人的声望及其著作版权，老于尔班家的一座城堡和大片土地，还有一些价值稍低的财产，外加一个事前为他备好的在贵族阶层、金融界、政界和文学界的显赫地位。

谢格弗里德·舒德雷拉了一下儿子的衣袖，打断他的冥思，用粗大的嗓门悄悄对他说道：

“给他起的什么名字？”

“让-诺埃尔，同他外公和爷爷的名字一样。”

从他紫色眼圈里发出的目光，再一次落在这个巴黎最富有的婴儿身上，他高高地站着，神情傲慢，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

“让-诺埃尔·舒德雷……”

城市远方传来一阵空袭警报。来探望的客人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只有谢格弗里德·舒德雷直到近处传来第二次警报时他才听见。

这时正是一九一六年^①最初的几个星期。晚上，齐伯林^②飞艇不时飞临首都上空，飞艇一来，全城的警报器立即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尔后便变得漆黑一团。几百万扇门窗纷纷关闭。笨重的德国飞艇在熄掉了灯光的居民区上空徐徐飞行，在密密麻麻的街道和建筑物中间胡乱投下几枚炸弹以后又飞走了。

“昨天夜里，沃吉拉区的一座楼房被炸，听说死了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妇女，”让·德·拉莫纳里打破沉默说道。

病房里的回声似乎与刚才有所不同。几秒钟过去了，外面毫无声息，除了附近一条大街上有一辆马车隆隆驶过。

谢格弗里德又向儿子做了个手势，儿子帮他穿上了皮大衣。之后，老头子重又坐下。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之间。

② 齐伯林(1838—1917)，德国军官，工业家。以制造飞艇著名。

为了找点谈话资料，舒德雷男爵夫人说道：

“他们一颗可怕的炸弹落到一条电车轨道上，铁轨被炸得向上翘了起来，砸死了人行道上一个倒霉的男人。”

诺埃尔·舒德雷紧蹙双眉，一动也不动。

他们所在的街区的警报器也开始吼叫起来。德·拉莫纳里夫人一本正经地用双手食指塞住耳朵，直到警报声停止。

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门扉开闭声，一名女护士走了进来。

她是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儿女人，皮肤干巴巴的，举止颇象个男人。

女护士点亮小桌上守夜用的蜡烛，看清楚窗帘都已遮严，便去关掉产妇床头上的郁金香形状的电灯。

在半明半暗之中，客人们的外形在产妇对面的墙上留下了一些奇怪的阴影。

“要是你们想下楼去的话，”护士说，“防空洞就在这幢楼里面。这位年轻的太太还不能下楼，医生禁止她下去。或许明天……”

她从摇篮里抱起婴儿，用被子包好。

“这层楼就剩我一个人吗？”产妇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护士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好啦！您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了。要听话。”

“我想把孩子留下，留在我的身边，这儿。”产妇边说边背着窗往后收腹，腾出一块地方。

护士只嘘了两声，就抱着婴儿走出门去。

透过正在关闭的房门，产妇瞥见这层楼的其他病人都躺在小车上，被人从泛着蓝光的过道里推过去。

又过了几秒钟。

“诺埃尔，我看你最好下去，你心脏不好。”舒德雷男爵夫人

把声音压得很低，显出从容不迫的神情。

“噢！我嘛，不要紧，”诺埃尔·舒德雷回答，“还是我父亲下去的好。”

老谢格弗里德早已不耐烦了，爽爽快地站了起来，等人陪他下楼。

“在拉空袭警报的时候，诺埃尔讨厌呆在楼上，”男爵夫人对德·拉莫纳里夫人低声说道，“那会使他心律紊乱的。”

对舒德雷一家人的焦虑不安，拉莫纳里家的人有点儿鄙视，拉莫纳里家的人虽然理解他们的恐惧心情，却不能原谅他们这样公开地表现出来。

德·拉莫纳里夫人从小手提包里取出一块小圆表，说：

“让，要赶上看歌剧，咱们现在就得动身。”

她故意把“歌剧”两个字说得很重，为的是表明齐伯林飞艇的空袭丝毫不能改变他们今晚的计划。

“是的，你说得对，朱莉埃特，”诗人回答。

他扣好大衣钮扣，吸了几口气，象是借此聚集起全身的勇氣，接着用平淡的声音补充道：

“我还要到俱乐部去一趟。我先把您送到歌剧院，到第二幕时再来陪您。”

“没关系，我的朋友，没关系，”德·拉莫纳里夫人的话音相当尖酸，“你哥哥可以陪我去嘛。”

她说完将身子弯下来望着女儿。

“谢谢你来看我，妈妈，”产妇心不在焉地说，额头上受了短暂的一吻。

接着，舒德雷男爵夫人上前向产妇告别。她感到儿媳紧紧抓住她的手，仿佛不愿松开似的。她踌躇片刻，但又想：“说到底，她不过是我儿媳妇，既然她母亲走了……”

雅克琳娜的手松开了。

“这个威廉二世^①，简直是个野人！”男爵夫人骂道，用以掩饰她的窘迫。

客人们有的由于焦虑不安，有的不愿错过看戏，或要去赴说不上是秘密的约会，都急急忙忙相继离去。女客走在前面，边走边扣紧帽上的别针；男客随后，按照年龄大小，依次走出房门。门重新关上以后，房内立时鸦雀无声。

产妇转过头来望着那张模糊难辨的白色的空摇篮，又瞧了瞧床头柜上的蜡烛照亮着的照片——那位青年骑兵军官的昂首挺胸的正面像。镜框一角嵌有同一军官的另一张比较小的照片，他身穿一件厚羊皮大衣，脚上穿的马靴陷在烂泥里。

“弗朗索瓦……”少妇低声说道，“弗朗索瓦……上帝呀，求您保佑他在那边平安无事……”

她圆睁双眼，望着晦暗的房间。她竖起耳朵，可以隐约听到自己的呼吸。

她蓦地听见空中一阵马达轰鸣，尔后又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震得玻璃窗格格地响。接着又是一阵轰鸣，这次更近了些。

雅克琳娜抓住床单边缘，两只拳头合拢，把床单拉到嘴边。

就在这时，房门又开了，露出一个长着白头发的脑袋，愤怒的于尔班·德·拉莫纳里的鸟一般的影子在墙上滑过。

老头子站住，又走到雅克琳娜床边，在他弟媳几分钟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下，只说了这两句话：

① 威廉二世（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1888—1918）。一九一四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亡荷兰。

“我对歌剧从来不感兴趣……在你身边待着也蛮不错……
你怎么这样糊涂，到这样的地方来生孩子！”

齐伯林飞艇正在飞来，即将掠过这个产科诊所的上空。

目 次

序 幕.....	1
第一章 诗人之死	1
第二章 葬礼	31
第三章 伊莎贝尔的婚事	78
第四章 舒德雷家族	147
第五章 家族会议	252
第六章 老人的结局	316
译后记	353

第一章 诗人之死

—

十二月的巴黎，空气冰凌一样的刺骨，又干又冷。天空繁星密布，但仍显得昏暗不明，地面却是一片茫茫无际的红光。几百万只电灯和几千只煤气路灯，一排排橱窗的照明灯，建筑物顶四周耀眼的招牌灯，宽阔大道上成行汽车的车灯，剧院门廊的排灯，另外还有穷苦人家阁楼里透出的微光，议会大厦深夜开会窗户透出的亮光，手艺人工作室的灯光，工厂大玻璃射出的灯光，巡夜人的马灯光，再加上喷水池、石廊柱、镜子、戒指和洁白的硬胸上的反光，所有这一切亮光混杂在一起，在首都上空汇成一个明亮的苍穹。

大战^①结束两年了，巴黎再次令人眼花缭乱地出现在地球之上。一九二〇年底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经济繁荣，思想活跃；金融行业、豪华商店、艺术作品、各类书籍、佳肴美酒、社会舆论、奢侈服装和神奇幻想，全都发展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在塞纳河左岸的各咖啡馆里，来自全球各地的空头理论家们在大谈其真理正义和奇谈怪论，他们周围是那些受到影响的游手好闲分子、唯美主义者、不断革命论的信徒和那些暂时的造反派，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们每天夜晚在这个堪称世界历史上迄今未曾有过的最宏大最惊人的智力交易市场上活动。各个国家和王国的部长和外交官，在树林①区豪华壮观的招待会上济济一堂。刚刚成立的“国际联盟”②在凯道赛③的“大钟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这里作出种种决议，保证人类进入一个幸福的世纪。

妇女在把她们的长裙改短以后，又开始修剪头发。建于路易-菲利浦④时代的防御工事——一条杂草丛生、碉堡林立的环境壁垒，本是让巴黎人在京城里平安地度过八十个春秋的地方，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星期天去那儿玩耍的所在——顷刻间显得异常狭窄了。碉堡被拆除，护城河被填平，城市正在吞没昔日寒酸的花园，建立起星罗棋布的砖瓦大厦，将古老村落的教堂湮没其中。胜利后，第一个当选共和国总统的是法国最高雅的大人物之一，但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便陷入疯狂之中。

巴黎比任何时候都更以成败论英雄，这个社会有多达一万个人在不断重新分享权力、财富、显示他们的风度和才能。他们堪与当时颇为时兴的珍珠媲美，珍珠仿佛就是他们的象征。他们中有真正的珍珠，人工培养的珍珠，也有假造的、劣质的珍珠。有些人珍珠般的光辉在短短几个月之中黯淡了，另有一些在市场上的价值却与日俱增。尤其是，这一万人当中，没有一个具有宝石般的晶莹，没有它们真实而又耀眼的光彩，而全都散发着那种出之于深海的东西的那种浑浊的、乳白色的、捉摸不透的光。

在巴黎这一万权贵周围，还生活着二百万平民。这些人天

① 指巴黎西面的布洛涅树林。

② 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

③ 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用来指法国外交部。

④ 路易-菲利浦(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取得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

生命运不济，流年不利，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成功的机会。他们经常在提琴队里充数，为女演员们梳妆打扮，替别人的画装画框，为足登白皮鞋的阔人举行婚礼时铺设地毯。那些最不幸的人总是被夹在工作和名誉之间受煎熬。

到底是这一万人指挥他人、安排二百万人的生计并从中渔利，还是二百万人出于干活儿、做生意、欣赏和分享荣誉的需要，在为王冠着珍珠色？谁也无法作出回答。

为欣赏一辆王室四轮马车，人们可以站着等候五个钟头，他们比坐在车里向人群致意的王子殿下更感幸福。

行将就木的一代人，他们的老年在大战中度过，觉得巴黎和他们一样也在走下坡路。他们声称，他们完整地继承了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文明礼貌和精神，对它们的逝去懊丧不已。他们已经忘记，这样的话他们的父辈何尝没有说过：他们同样不再记得，自己也曾为文明礼貌加上过几条新的规则，直到风烛残年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所理解的“精神”的含义。他们认为新式服装有伤风化，生活方式放荡下流。前辈的教育认为是罪恶的东西，也就是他们拒绝或竭力掩饰的东西：同性恋、吸毒、各色各样腐化堕落的色情关系，青年一代却在他们面前大肆宣扬，仿佛那是正常的消遣；因此，老人们的斥责是带点嫉妒心的。他们认为，新的艺术作品不配称为艺术，新的理论全都是野蛮无知的表现，甚至对体育运动也同样嗤之以鼻。

与此相反，老人人们对科学的发展兴趣盎然，牢记不忘。看到新机器新工艺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他们有时欢欣鼓舞，感到自豪，有时又不免感到有点难过和烦恼。在他们眼里，当今的混乱扼杀了真正的欢乐，惋惜不能保持很安闲的文明人士的生活方式。他们环顾当今时代，声称这种五花八门的繁荣景象不能持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人们对这些想法可以耸耸肩头，不以为然；不过，他们之所以持此态度，除老人们的成见之外，另有一些别的原因。一九一〇年的社会和一九二〇年的社会之间，已经有了一条鸿沟，这比一八二〇年的社会和一九一〇年的社会之间的鸿沟更深更阔，更加明显。巴黎好象人们所说的那些人一样：“一个礼拜就老了十岁。”四年战争使法兰西老了一个世纪，上个世纪也许是它文化最高的世纪，巴黎就同一个生肺病的人一样渴望生活。

一个有内伤的社会表面上看来可能是繁荣的，但苦难将接踵而来。

同样，一个社会可以显得昌盛幸福，然而有很多人却在受苦受难。

年轻人把他们现在遭受的和将来要受的苦难、今天的艰难和明天的灾祸，全部归罪于他们的长辈。过去是、或现在仍然属于那个万人集团的老人们，可以经常听到人们指责他们极端利己、懦弱无能、不明事理、轻率随便和疯狂好战，可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有这些弊端。然而指责他们的人似乎也不比他们更宽宏大量、更有信心、更深谋远虑。如果老人们指出这一切，年轻人就会大喊大叫：“是你们把我们变成这个样子的！”

每个人都在巴黎散发的光辉里循着自己的黑糊糊的生活道路前进，尽管在方圆数十里外都可看见首都上空的明亮穹顶，而穹顶下的行人对这些光辉却视而不见，只能看到他们面前黯淡的人行道。

二

拉肖姆大妈是个臀部肥大的胖女人，她气喘吁吁地爬完地铁口的阶梯，走进了车站里面。

“别走那么快，西蒙，”她对儿子说，“我跟不上你。你想赶快